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三十九回 縣令糊塗相臣識卓 兇人被獲公子冤明

枯木逢春月至秋，他鄉遇故喜相投。 求名問利成何用？未若禪林更好修。

話表錢塘縣知縣將原被告人證帶齊，回明范相。范相即刻升坐大堂，命帶徐文炳。差役遂將徐文炳帶至堂前跪倒。范相觀徐文炳容貌實係儒生，斷不能持刀殺人。當即問道：「爾是徐文炳，為何逼奸不遂，殺死梅氏？從實招來。」徐文炳早已知福祿叩闈已准，特差大臣查辦，遂回道：「犯生委實不曾殺人，叩求丞相超生。」范相喝道：「徐文炳竟敢狡賴，本閣查閱原卷，爾已招因奸致殺，何得翻供？」徐文炳泣訴：「那日犯生因母病重，兌換參苓，經過黃家門首，偶為梅氏誤潑面水，潑犯生衣服。梅氏過意不去，當令犯生坐在他家，梅氏將犯生衣服脫下烘烤。衣服乾後，犯生穿衣出他家去換參苓，當即回家，不曉梅氏被何人所殺。及至次日，蒙縣父台傳犯生到案堂，諭梅氏被犯生逼奸未遂，致被殺死。犯生一再申辯，曾奈縣父台不容分說，將犯生屈打成招。」范相拍案喝道：「胡說，有爾折扇為證，尚敢狡賴？」文炳見問，復又訴道：「若謂折扇，是犯生從黃家匆匆出門遺落在他家。如果有意圖奸，日間只有梅氏一人在家，何必待至夜晚方行圖奸致殺。此中之理，仰求丞相明察。」范相點首，令他退下。遂傳原告問道：「爾妻究竟被何人所殺？從實訴來。」黃貴說：「小人之妻梅氏實係徐文炳殺死。他黃昏時分，來至小人家內圖奸，小人之妻不從，他便持刀把小人之妻殺死。」范相將公案一拍，厲聲喝道：「爾敢隨口胡言！本閣且問你，爾既知徐文炳黃昏時分去到你家圖奸，你為何躲之別處？顯係爾賣奸不遂，致將爾妻殺死，嫁禍於人。拖下去打。」黃貴聞言，連連叩首，口呼：「大人開恩，小人不該自殺。那晚小人有事在外，未曾回家。次晨回來扣門，裡面無人答應。小人一急，把門揭開，走進房內，見我妻被人殺死。見屍旁有折扇一把，急喊四鄰，四鄰見證。打開折扇，上有徐文炳名字，方知我妻被徐文炳殺死。」范相遂傳四鄰訊問：「可知黃貴何時回家？如何進門？從實訴來。」四鄰稟道：「小人等見黃貴回家實係將門搗開的。」范相便向錢塘縣說：「貴縣當臨驗之時，何以不問他大門是關著是開著？本大臣細想，大門既係關著，徐文炳乃係一懦弱書生，如何能越牆而出入？貴縣未免失於檢點。」言罷，一聲冷笑，張知縣只嚇得戰戰兢兢，不敢開口，一旁躬立。范相復問四鄰：「爾等平時可曉這梅氏性情是正氣是輕狂？鄰里之中現有搬移者否？有無與黃貴夫婦不睦之人否？從實訴來。」四鄰口呼：「大人在上，若問梅氏生得也有幾分姿色冶容。黃貴之仇人，小人等卻不知道。鄰里中只有牛洪，平時不甚安分。梅氏死了第二日不知他那裡去了。」范相聞言，即飭令原、被、人證一併退下。徐文炳仍然存監，聽候覆訊。

范相當飭令錢塘縣，限三日內把牛洪提到，如違限定，即從重奏參。張縣令遵諭，那敢怠慢，立刻回衙，傳齊差役，限令三日內帶同眼線明查暗訪，務使拘牛洪歸案。各差役知是欽差坐提的要犯，不敢延誤，分投各鄉各鎮，一體查緝。合該牛洪犯案，冤魂纏繞。這日縣差訪到錢塘門外之鄉鎮，忽聞那鄉鎮典當內吵嚷之聲，作眼線之人許鈞鴻停步說：「此聲音好像牛洪。」眾差役同眼線許鈞鴻走進，典內見一人獐頭鼠耳，塌鼻圓眼，正是牛洪，向櫃上朝奉吵嚷說：「我這一枝銀釵是銀的，你為何說是銅的？有何分辨？」許鈞鴻向差役說：「此人正是牛洪。」眾縣差聞言，一抖鐵線，向牛洪頸上一鎖，說：「牛洪你的案犯了。」並將銅釵帶著，拉著就走。只嚇得牛洪面如土色，勉強說道：「我未作犯法之事，為何鎖我？」縣役說：「犯法不犯法，你到堂上分辯。」不由分說，立刻帶進城來。

進縣衙稟明知縣，縣令聞稟，心中大悅，當即將牛洪一齊帶到行轅，回明范相。范相聞稟，立刻升坐公案，令將牛洪帶上來。原差把牛洪帶至堂下，原差跪稟拘牛洪之情由，又將銅釵呈堂。范相見牛洪之五官，就知他非是良善之輩，便喝問：「牛洪，黃貴之妻梅氏你為何強姦不允把他殺死？快快從實招來。」牛洪聞言，只嚇得目瞪口呆。暗想：「我今死期到了，為何欽差知曉梅氏是我殺的呢？即便不招，徒然皮肉受苦也是一死，不如招了，躲過受刑。」遂向上說：「只因小人平時不事生業，專作鼠偷狗竊之事。對鄰梅氏頗有姿色，那日偶爾向他調戲，被他痛罵一頓，因此懷恨在心。一日，小人站在門口，見黃貴手執銅錢，出門沽酒買菜，一會見他回來。到了傍晚，又見他出門而去。黃貴平日專以賭博為命，屢屢輸的家貧。這日見他沽酒買菜，小人動了貪心，因他有了錢，晚間又見他出去未回，小人即帶短刀一把，由他家牆上越進去，只聽他妻梅氏在房中口念：「多情徐公子，這時候還不見來，奴等你許久，未曾用飯。」小人聞言，推開房門，見梅氏手搖折扇，斜倚床邊。小人一時起了邪念貪花之心，就去求歡，梅氏不從，大喊四鄰。小人恐四鄰知覺，一時情急，順手一刀，將梅氏殺死，遂取了他的釵環，簞身越出他的院。因此下鄉避禍，不料被大人捕獲。梅氏實係小人殺的，小人知罪，叩求大人開恩。」連連叩首。錢塘縣聞供，只嚇得面如土色。范相飭役帶黃貴上堂，遂把銅釵擲下喝問：「黃貴你可認得此物？」黃貴拾起一看，含淚說：「此係小人梅氏妻平日押發之用，為何落在此處？」范相遂將牛洪的招供，飭書吏念給黃貴聽。黃貴如夢方醒。范相喝道：「黃貴，爾乃是無恥之徒，分明賣奸圖利，誣控良民，本應重責，姑念爾妻被殺，從寬懲責，拖下去重打二十大板。」眾差役把黃貴拖下重責畢，跪在一旁。范相飭役帶牛洪取出凶刀存庫，將牛洪先行寄監，秋後處決。又將在城道府傳來申斥一番。錢塘縣革職，徐文炳復上了功名。遂將福祿喚至堂前，獎勵了幾句，並著徐文炳另眼看待。徐文炳同福祿下堂，一同坐轎回家。范相將供詞敘明，寫了表章，先行拜發，隨後進京覆旨。不必細表。